



我在《新民國報》
歷的抗戰勝利

第 1683 号 本期八版 2017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一

中华文化融通世界系列专题

2017 大师对话:鲁迅与夏目漱石

王锡荣

阅读前沿

陈尚君 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史之学
侯军 孙犁先生的「签名本」
敬元勋 新诗百年回眸与瞻望
张天杰 观之不足由他继

每周一书



《论巴赫》

[德]阿尔伯特·施韦泽著
何源 陈广琛译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定价:188 元

本书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伯特·施韦泽为音乐大师巴赫书写的一部传记。它是西方音乐研究中的必读巨著、经典,为巴赫研究者所青睐,迄今已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文字。

该书在美学理论与实践两端皆具有很高价值,为诸多巴赫研究中的晦涩地带带来曙光。作者论证了巴赫作品的来源、他的管风琴作品、受难曲和康塔塔,分析了巴赫乐思中的图像化倾向,引导人们重新调整对音乐美学的总体观念。此外,施韦泽对巴赫作品的正确演奏方法进行了推敲与讨论,尤其值得音乐界关注。

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巴赫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巨大空白。



鲁迅



夏目漱石



2017 年 9 月 11 日,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(右)与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绍兴参加“大师对话:鲁迅与夏目漱石”活动合影,夏目房之介作漫画一幅留念。

鲁迅和夏目漱石的长孙们的会面

今年是日本二十世纪著名的“国民大作家”夏目漱石诞辰一百五十周年,也是中国二十世纪被誉为“民族魂”的鲁迅在日本开始文学写作的一百一十年。9月11日,夏目漱石的长孙、漫画评论家夏目房之介先生,与鲁迅的长孙、鲁迅文化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令飞先生,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会面了。这是极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次会面。当他们两人同时在对话会现场出现时,人们惊讶地发现,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:就是都留着跟鲁迅一样的一字胡。只不过,周令飞的胡子还基本是黑的,夏目房之介先生的胡子却是全白了,实际上头发也全白了。夏目房之介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漫话评论家,当然,漫画也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在交谈中,兴之所至,拿出画笔随手画了一幅漫画:一个周令飞,一个他自己。旁边写着:“周先生、房之介”,还用日语写了一句:“感谢了。夏目房之介 2017,9月11日”。他虽然身材不很高,但是,脸型甚至眼神,都与夏目漱石颇有几分神似。实际上,夏目漱石和鲁迅两位的长孙,都跟他们的爷爷有很高的相似度。周令飞是以长相酷似其祖父鲁迅而著称的,不同的是,夏目房之介身高比夏目漱石可能略微矮一点,周令飞却比鲁迅高了不少。当9月10日笔者在上海浦东机场迎接夏目房之介的时候,曾问过他:“您的祖父身高比您如

何?”因为在我以前看照片所得的印象中,夏目漱石身材似乎还要高一点。但他说:“差不太多吧。”我想我可能误会了。正如有很多人从图画上看到鲁迅,以为他是高个子,实际上却只有一米六多一点。而周令飞却有一米八以上。长相相似本身并不说明什么,但作为中日两国两位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作家的后代,相聚到一起,而从他们身上展现了两位先人的风采,不能不说具有一种象征性。更意味深长的是,夏目漱石被誉为“国民大作家”,而鲁迅被誉为“民族魂”,大体可以等量齐观了,一百十年前,他们在东京失之交臂,而今天,他们的长孙却相聚在一起!

鲁迅曾在夏目漱石的旧居里居住了大半年

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因缘起于一百一十年前。1907年,夏目漱石已经发表了《我是猫》《哥儿》《草枕》《野分》等小说,正在边写边发表《虞美人草》,在日本文坛已经如日中天。而留学中的鲁迅已经从仙台“弃医”返回东京,开始“从文”。他对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有出必看,还常跟别人议论,从一个外国学子的角度观察这位作家笔下的日本,了解和理解日本社会与文化,同时也吸收其写作艺术。在这一年,鲁迅写了《人之历史》《摩罗诗力说》《科学史教篇》《文化偏至论》等论文,开始崭露头角;就在这一年9月,夏目漱石搬离了东京大学附近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屋,因

为随着夏目漱石的名声日隆,房东提高了房价,使夏目漱石非常不爽,于是愤而搬离。就在这之后不久,机缘巧合,鲁迅同乡好友、同在东京留学的许寿裳找到了这里,打算租下这屋。但是房价太高,他个人无力承担租金,于是和鲁迅兄弟,又另外找了两个好朋友,五个人来合租。那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浙江杭县人钱均夫(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父亲),另一个也是同乡人朱谋宣。因为是五个人合租,所以称为“伍舍”。按照周作人后来的说法,这所住宅是很华美宽敞的,但是我们旧照片上看,看不出有多华美。去年4月,我在东京,还特地请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陪同,去踏访了这个住所,房屋虽然还在,可是因为是民居,无法进入,只能在外围立牌处照了几张相。

鲁迅兄弟等人搬进这里,是在1908年4月。但他们实际上住得并不长久。这年年底,由于钱均夫和朱谋宣因故搬出去,剩下的三个人也就租不成了,于是迁居到了附近的另一处稍微小一点的房屋。

就这样,鲁迅在夏目漱石的旧居里居住了大半年,就遗憾地离开了。但是,夏目漱石居住过的房屋,鲁迅会机缘巧合地住了进去,可以说,这件事具有一种象征性。看鲁迅在之后的人生轨迹,这件事,或许给鲁迅留下了一个情结。尽管第二年秋天鲁迅就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回国,但鲁迅的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日本。他仍然关注日本文学。他不断通过

日本的完丸善书店、相模屋购买书籍。虽然由于国家积贫积弱,鲁迅急切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,而把目光投向了东欧、北欧的弱小民族,优先引进了他们的文学作品,但是,夏目漱石早已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。在多年以后,当鲁迅在北京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,他就重新关注日本文学,除了写小说,他也开始编译日本文学作品。他最早翻译的,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《一个青年的梦》,这个武者小路实笃,正是受到夏目漱石很大影响的白桦派作家。接着,鲁迅就和周作人翻译了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,在系统介绍日本文学作品的时候,鲁迅翻译了夏目漱石的《挂幅》和《克莱喀先生》两篇短篇小说,而且,对夏目漱石评价极高。他说:“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,文词精美见称。早年所作,登在俳谐杂志《子规》(Hototogisu)上的《哥儿》(Bocchan),《我是猫》(Wagahaiwa neko de aru)诸篇,轻快洒脱,富于机智,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,当世无与匹者。”这是鲁迅对日本所有文学家中的最高的评价。日本近代以来,不乏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的人物,甚至也不妨说,其中不止一位对鲁迅产生过影响的人物。鲁迅早年留学日本,也接触过、阅读过、翻译过很多日本作家的著作,其中,鲁迅评价最高的,就是夏目漱石。更重要的是,日本文学当中,真正对鲁迅创作产生了影响的日本人,恐怕要首推夏目漱石。

(下转第二版)